

那些犧牲與倖存的女孩們： 十本教我們理解戰爭創傷的傳記作品

■黃秀如 左岸文化總編輯

「儘管發生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性本善；我覺得孤獨，卻從不曾絕望！」在日記中寫下這句話的13歲女孩，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再也無法開展她想要的人生。1942年1月的萬湖會議中，納粹通過了針對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確立了要把控制範圍內的猶太人加以逮捕、遣送到集中營並予以毀滅的措施。躲藏在阿姆斯特丹密室裡長達兩年的安妮·法蘭克與爸媽、姐姐瑪歌，最終難逃被密告並遣送的命運。據認識安妮的倖存者回憶，安妮以為爸媽都不在了，所以她也不想苟活。1945年4月，盟軍在解放伯根——貝爾森集中營時發現了13000具未被掩埋的遺體，裡面包括安妮和瑪歌。「當我寫作時，我可以把所有的憂慮給甩開。我的哀傷不見了，我的精神復原了！但是，有個大問題：我有辦法寫出偉大的作品嗎？我有辦法成為一位記者或作家嗎？」安妮當然已經沒有辦法成為記者或作家了，但她留下來的日記卻成為大屠殺歷史最重要的見證之一，她的曾經存在成為二十世紀最難以抹滅的記憶。

安妮渴望成為記者與作家的未竟志業，英兒·杜肯做到了。英兒雖然也是生於德國的猶太女孩，幸運的是，在她父親離開柏林之後，她和母親並沒有像大多數猶太人那樣被遣送到集中營，而是有如《辛德勒名單》那樣，被奧圖·懷特盲人工作坊收留，隱姓埋名地活著，直到戰爭結束。不同於《安妮日記》描繪了一位青春期的少女被禁錮的身心靈，《我戴著黃星星》要讓讀者看到被曝光的猶太人是如何地活在雅利安民族的陰影下。黃星星是「大衛之星」，代表你是猶太人的標記，或者是繡在胸前或者是繡在臂章上。不僅如此，「從今天開始，妳的名字叫莎拉」（莎拉是猶



戰爭、傷痕與性別

太人的先知亞伯拉罕的妻子)，「你的名字以色列」，而你們的身分證會蓋上一個大大的「J」字。倖免於難的英兒不僅還活著，而且致力於挖掘那些曾經默默拯救猶太人的英雄事蹟，她的故事說明了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認為猶太人的命運「事不關己」，即使在那樣的黑暗時代，只能散發出如此微弱的光亮。

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也許是二十世紀最為人所知的案例，但絕對不是第一個（遺憾的是，也不是最後一個）。第一個把種族滅絕的駭人景象帶給世人的，是世紀初生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女孩歐蘿拉。她在親眼目睹家人慘遭殺害後，輾轉流落於數個帕夏（鄂圖曼貴人）的後宮之間，後來得到基督教會的援助，脫逃前往喬治亞境內，經由聖彼得堡、奧斯陸，最終抵達紐約。完全不懂英文的歐蘿拉，在美國知識界的幫助下用口述完成了《強奪亞美尼亞》這本自傳，並改編成電影由她自己現身說法，揭發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 1915 年一戰期間以及戰後針對亞美尼亞基督徒的直接殺害、強迫勞動、驅逐老弱婦孺到敘利亞沙漠，以致造成可能高達 150 萬人死亡的悲劇。然而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經過了一百年，土耳其政府仍然不願承認亞美尼亞大屠殺是「種族滅絕」。

如果 1919 年的黑白默片不足以引發觀者的不忍，那麼 2005 年的《盧安達飯店》，當男主角的汽車在晨霧瀰漫的路上開不過去，下車查看才發現無以計數的屍體橫陳，應該足以讓人體會到置身其中的恐怖。「我已經殺了 399 隻蟑螂，殺了伊瑪奇蕾就剛好湊成 400，好極了。」聽到這句話的女孩伊瑪奇蕾，圖西族，1994 年大屠殺時 22 歲，父母和兩個哥哥被胡圖族民兵殺死，她和七名婦女被一位胡圖族牧師藏在他家一處隱蔽的小浴室裡長達 91 天，直到安全脫身。伊瑪奇蕾後來到了美國寫了自傳，描述自己的成長經驗與大屠殺過程。她以前不明白為什麼胡圖族要仇視圖西族，因為她不知道盧安達的殖民史形成了圖西（少數）——胡圖（多數）之間的種族不平等，她的父母也不想讓下一代知道兩族之間的冤冤相報史。一連串的内戰最終還是導致大屠殺，造成可能高達 100 萬人的死亡。如今盧安達政府為了不忘這場悲劇，把大屠殺開始的 4 月 7 日訂為追悼日，至於虔誠的伊瑪奇蕾則表示，她已經寬恕了殺害她家人的兇手。

娜迪雅沒打算寬恕「伊斯蘭國」。這位 25 歲的伊拉克女孩因「致力於終結性

暴力作為戰爭與武裝衝突的武器」，成為 2018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共同得獎人。在伊斯蘭國攻佔克邱之前，她只是個 21 歲的學生。伊拉克本是西亞文明發源地，曾經包容眾多宗教與族群，卻在兩次波灣戰爭後四分五裂，遜尼派與什葉派互相開戰，從中誕生了人見人怕的「伊斯蘭國」。暴力隨即波及到境內少數的庫德人、基督徒以及亞茲迪人。亞茲迪族有自己獨特的古老信仰，某些一神教甚至認為他們崇拜魔鬼，這讓他們成為伊斯蘭好戰份子的攻擊目標。娜迪雅的厄運來自她是亞茲迪族，也來自她年輕漂亮。好戰份子把克邱的成年男子集體槍決、把年老女性挖坑掩埋、把小男孩改造成殺人機器、把年輕女孩輪流當作性奴。但逃到西方世界後的娜迪雅，不僅無懼地把自己的遭遇寫出來，還成立倡議基金會，致力於協助遭受種族滅絕的受害者。她曾說，伊斯蘭國「奪去了我們的名譽，卻失去了自己的名譽」；事實是，娜迪雅以她犧牲了的名譽，給了全世界受害女性重新取得名譽的力量。

在「伊斯蘭國」崛起之前，伊斯蘭世界早就有基本教義派的好戰份子四處活躍：先有賓拉登的「蓋達組織」，要把所有穆斯林國家境內的外國勢力驅逐，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後有阿富汗的「塔利班」，又名「神學士」，因為領導人都是鄉村裡恪遵教法的伊斯蘭學者。從阿富汗戰爭中誕生的「塔利班」後來發展到了鄰國巴基斯坦，原本以消滅外國勢力為主旨的恐怖組織變成了顛覆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叛團體，他們在攻下斯瓦特河谷之後禁止居民看電視、聽音樂，禁止女孩去上學，禁止婦女去購物，他們還槍擊剛放學回家的馬拉拉。馬拉拉就是這些神學士最討厭的小女孩：熱愛閱讀、喜歡上學、跨國到 BBC 部落格上寫日記批評塔利班、甚至獲得屠圖大主教提名國際兒童和平獎！馬拉拉頭部直接中彈，但她沒有死，她不僅熬過手術的磨難，出院後仍繼續推動女孩的受教權，並成為 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共同得獎人，那年她 17 歲，是和平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獎人。這位愛讀書的女孩，如今在牛津上學。

中東另一個因內戰而陷入四分五裂的文明古國是敘利亞。自 2011 年爆發「阿拉伯之春」以來，除了突尼西亞轉型為民主國家外，大半個阿拉伯世界則是陷入民間叛亂、政府鎮壓、進而演變成內戰的狀態。戰火迫使大批難民出逃，無論是向北走陸路，還是向西走海路，只要抵達歐洲就有機會活命。然而 2015 年 9 月，一張三



戰爭、傷痕與性別

歲的庫德族男孩阿蘭溺死在地中海岸的照片震驚了全世界：原來從敘利亞到西方的路途如此險惡，小阿蘭的機會微乎其微。或許是小阿蘭的早夭讓全世界的大人感到心痛，一年後小芭娜從阿勒坡發出來的推文立刻得到關注。「我好怕活不過今晚」、「不要殺我們」、「我需要和平」，一則又一則來自七歲小女孩的推文，向全世界報導了阿勒坡圍城內的空襲、破壞、饑饉、流離以及死亡。在政府軍收復阿勒坡、雙方同意停火之後，小芭娜和家人安全撤往土耳其，並於半年後取得土耳其國籍。她至今仍在母親的協助下持續發文，還把過去這段時間的推文出版成書。她的推特有 37 萬人追蹤。

二十世紀的兩場革命改變瑪莉娜的人生。1917 年的俄國大革命，迫使她的兩個俄羅斯祖母往南逃，成為伊朗人的妻子；1979 年的伊斯蘭革命，導致親西方的巴勒維國王遭到推翻，什葉派的領袖何梅尼上台，她的俄羅斯東正教生活成為異端。當她因為公開批評當政者而被捕入獄時，還是個 16 歲的女學生。她在惡名昭彰的艾文監獄裡遭到刑求、被判處死刑。接下來的故事實在過於匪夷所思：一名穆斯林守衛設法幫瑪莉娜換得無期徒刑，條件是她必須成為他的秘密妻子。她就這樣過了兩年囚徒與妻子的雙面人生，直到守衛被敵對勢力暗殺為止。她後來也跟所有離開專制政權的政治犯一樣，去西方開始另一段人生。然而她的回憶錄卻遲了二十年才寫。她回憶出獄第一天回家，家裡人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於是她也學著遺忘，以免讓家人難受。但二十年來，這些回憶總在夢魘中找到她，使她慢慢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她才終於明白，必須將自己的故事和世界分享，如此才能讓自己的倖存活出真正的意義。

這個國家自 1953 年以後就沒有戰爭了，但四邊和約始終沒有簽訂，以致內戰狀態一直持續至今。這個國家的領導人自建國以來歷任三代，全都姓金，在他們的統治下，「我們最幸福」、「這就是天堂」、「沒有您，就沒有我們」這樣的口號，每天都由千千萬萬個金春姬掏心掏肺地喊出來。這個國家有能力研發打到美國本土的飛彈，卻沒有能力讓人民免於飢荒之苦。於是在冷戰結束後的 1990 年代，開始出現大量的「脫北者」（北韓離脫住民）。脫北的過程通常是越過中朝（朝鮮）邊界，進入中國東北，南下中南半島，最後抵達南韓。旅程既漫長又危險，被抓回去

就是叛國，滯留在中國就是非法移民，好不容易抵達南韓，還要承受南韓人的異樣眼光。李睨瑞於 1997 年脫北，朴研美於 2006 年脫北，她們倆都是先偷渡到中國，然而那是個人口販子橫行的中繼站，李睨瑞隱姓埋名了十年，朴研美則待了兩年，箇中苦楚恐怕連她們的傳記作品都無法表達萬分之一。很多人質疑脫北者的故事，但這兩位女孩卻以真面目示人，把自己的最隱私給揭露出來，希望全世界能夠關注北韓的人權問題。研美引用美國作家瓊·蒂蒂安的一句話：「我們靠著說故事活下來。」如果沒有把這些女孩的故事說下去，那她們的倖存就失去了意義。♥

十本傳記作品的
相關資訊：

安妮日記

安妮·法蘭克，皇冠出版，2013 年。

我戴著黃星星

英兒·杜肯，啟明出版，2017 年。

強奪亞美尼亞：歐蘿拉·馬蒂根妮恩

——一個基督徒女孩從大屠殺倖存的故事

阿莎露伊絲·歐蘿拉·馬蒂根妮恩，道聲出版，2017 年。

我的名字叫伊瑪奇蕾：種族滅絕倖存者的真實告白

伊瑪奇蕾·伊莉芭吉札·史蒂夫·艾文，張老師文化，2018 年。

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娜迪雅·穆拉德·珍娜·克拉耶斯基，時報出版，2018 年。

我是馬拉拉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克莉絲汀娜·拉姆，愛米粒，2013 年。

我只想活著：七歲女孩的敘利亞烽火日常

芭娜·阿拉貝得，天下文化，2018 年。

德黑蘭的囚徒

瑪莉娜·奈梅特，商周出版，2007 年。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朴研美，大塊文化，2016 年。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

李睨瑞，愛米粒，2015 年。